探討社會 監護權爭戰

爲受害者發聲 導演威尼斯獲獎

■隨着電影發展，Antoine開始露出狐狸尾巴，威脅兒子祖利安（左）。

■電影獲得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大獎。

■電影中Miriam與Antoine為了兒子的探訪權鬧上法庭。

■本片是薩維勒格蘭第一部執導的長片。

法國新晉導演薩維勒格蘭（Xavier Legrand）首部長片《監護權爭戰》（Custody）即一鳴驚人，斬獲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大獎。昨天正式上映的《監護權爭戰》既有達頓兄弟歐洲自然主義傾向，也有庫柏力克閃靈式的懸疑驚慄，盡顯功力。不過導演接受香港《文匯報》專訪時卻表示，自己其實是舞台劇出身，不是一個電影迷，連王家衛也沒聽過。他走上電影之路，其實是為了引起觀眾對不同社會問題的關注。 文、攝：陳添浚

電影講述當Miriam（莉亞德卡飾）跟丈夫Antoine（丹尼曼奴徹飾）離婚後，她向法庭申請12歲兒子祖利安（湯馬斯佐利亞飾）的單獨撫養權，藉此令他遠離那有暴力傾向的父親。但Antoine在庭上成功為自己辯護，法官最終判處雙方擁有共同監護權。大受打擊的Miriam除了要接受未如所願的裁判外，還要提防前夫這個別有用心的父親。面對水火不容的雙親，身處夾縫中的祖利安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，阻止家庭危機爆發。

家庭暴力 全世界都關注

導演指出，家庭暴力是很嚴重的社會問題，不止在法國很普遍，連全世界也是，但關注度卻很低，很多人把它簡單地視為因為家庭內部伴侶間爭執的不幸，而不知道家暴其實每天都在自己身邊家人朋友發生，電影正好是一個很適合用來探討社會問題、引起關注的媒介。「很多法國觀眾就算本身對這個社會問題沒有認知，看完也覺得很震驚，重新關注這個問題。」

電影前半段被不少評論稱讚情節極真實細膩，有如紀錄片般的質感，這得益於導演事前花了很多功夫搜集資料。他說：「我與不少受害人交談，考察過警察局負責處理這些危機的部門，也與不少幫助受害者的社工、心理學家討論過。」

電影開首Miriam與Antoine在法官面前聆訊一幕，兩人言語上的交鋒，鏡頭冷眼旁觀，就有強烈的寫實感。Miriam向法官提出Antoine是一個施暴者，要求法官不要讓Antoine再見自己的子女，而Antoine則向法官抗辯。此時觀眾彷彿代入了法官角度，不知道該否相信父親的話。導演解釋不將父親具暴力傾向的事實直接告之觀眾的設定。「施暴者都喜歡控制別人，觀眾一開首不知道誰是好人、誰是壞人，不知道是否該相信Antoine的自辯，所以某程度上連觀眾也被Antoine控制了，誤信了他的話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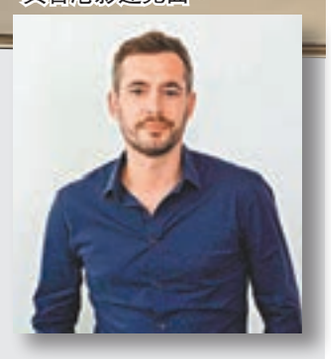
堅持不用配樂用自然聲

如果說電影前半部分是冷峻的社會剖析，電影後半部分卻筆鋒一轉，變成像《閃靈》一樣的懸疑驚慄片。導演謂他其實不是想刻意「炫技」，同時利用兩種不同的說故事技巧。「有這種轉折的感覺，其實是故事自然發展的效果。因為一開始事情還沒變得一發不可收拾，必然比較平鋪直敘，像紀實片。後來進入到關鍵情節，就充滿了懸疑效果。」

不過，在懸疑情節以至整部電影，導演卻堅持不用配樂，只用自然聲。此舉效果出奇地好，反而更具電影感。「我不想將故事簡單化。荷里活電影在主角即將面對危險時，就會有背景音樂作暗示，但我覺得這樣處理很粗糙，很不真實。」

電影獲得巨大成功，得獎無數，導演說這可能是因為他探討的是一個全球性話題，所以能夠觸動很多觀眾。「你不需要有超高智商也能看懂，它說的故事就發生在日常生活中。」

不過，原來導演是舞台劇出身，本身甚至不是電影發燒友。被問到對香港電影有什麼認識，他帶點抱歉地說：「老實說，我不太熟悉香港電影。」記者提點下追問有沒有聽說過王家衛或有沒有看過《花樣年華》，他笑道：「有聽過這部電影，但不知道是王家衛拍的！」不過，雖然不是電影出身，但他對於電影創作依然有無限熱情，一手包辦劇本和執導。「寫劇本時電影畫面的構圖已經在腦海裡有初步印象。相比起寫舞台劇劇本，我覺得自己更適合寫電影劇本。」



■導演薩維勒格蘭攜同影片與香港影迷見面。

男女主角演出有層次感

提到兩位主角的演出，導演說他在選角時就看中他們極具層次感的演技能力。「男女主角都很專業，除了不會搶焦點外，兩人也非常切合角色要求。女主角表面堅韌，將柔弱一面隱藏起來。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。因為現實中很多家暴的受害者也是表面堅強，努力不讓旁人看出。而男主角則能同時演出極度溫柔、極度暴力的一面，這也是真實的施暴者控制別人的方式。而且不是所有演員也願意做施加暴力者，但丹尼曼奴徹卻很敬業地去演繹。」

送《監護權爭戰》電影換票證

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

由高先電影有限公司送出《監護權爭戰》電影換票證20張予香港《文匯報》讀者，有興趣的讀者們請剪下《星光透視》印花，連同貼上$2郵票兼註明「監護權爭戰電影換票證」的回郵信封，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副刊部，便有機會得到戲飛兩張。先到先得，送完即止。

星光透視 印花

不夠日本與太日本化

星影畫館

近來上映的兩套電影皆與日本有關，而且同樣改編自動漫或遊戲，包括重新拍攝的《盜墓者羅拉》，以及由動漫改編的《齊木楠雄的災難》。前者是國際商業大片，後者是題材另類的小眾電影。可惜拍出來，兩套都得不到筆者歡心。

看演員名單，《盜墓者羅拉》實在令人期待。由艾莉西亞菲瑾德（Alicia Vikander）接棒安祖蓮娜祖莉飾演這個經典角色，年輕了，靈巧了，形象頗為討好。而且有香港人熟悉的吳彥祖擔任男主角，雖然發揮機會不多，但至少幾句廣東話對白，還是令香港觀眾加點感情分。可惜劇本未算精彩，解謎過程一閃而過又有點兒戲，盜墓場面又走不出同類型電影的框框。還有一處敗筆，電影雖然以日本古墓為題材，但日本元素實在太少。除了幾幅壁畫、幾個日文字外，基本上看不出將古墓設定在日本的意義，難免讓人有感千篇一律。這集《盜墓者羅拉》明顯是電影系列的前傳，鋪排羅拉成為英雄之路，同時又暗示有更多謎題有待解開。艾莉西亞的演出還是令人期待，但看完這套前傳後，對續集還是不敢期望太多。看來《盜墓者羅拉》與《盜墓迷城》一樣，逃不出重拍反而更差的魔咒。

至於《齊木楠雄的災難》，相信反應會十分兩極。粉絲會因為電影搬上大銀幕而感動，但未接觸過齊木楠雄的觀眾，其實很難進入故事。作為普通觀眾，入場前已有心理準備，不要太執着故事的合理性。看完之後覺得，以無聊事和內心獨白支撐起十多分鐘一集的動畫可能還可以，但對於一個多小時的電影而言，電影情節來來去去都是那些套路，實在有點看不下去。其實《齊木楠雄的災難》為加強娛樂性已經出盡法寶，不論是自嘲、火星文還是原作者登場，都盡力博君一笑。可惜故事線實在太薄弱，未夠支撐起一部電影。

兩部電影，一套不夠日本，另一套太小眾、太日本，同樣效果一般。 文：鄺文峯

■電影由有「漫改王子」之稱山崎賢人主演。

■吳彥祖在片中與艾莉西亞菲瑾德有不少對手戲。

女巫Vs女神

星光影畫

■電影除了懸疑恐怖情節外，更加入文學詩詞及愛情的元素。

■鬼才導演尊美巴拿格魯的新作《陰詩咒》，將於4月5日香港上映。

電影《陰詩咒》內容與女巫及小強有關，但並不是鬼片，是一套巫片；森姆原是極受歡迎的文學教授，但在學生貝翠絲離奇自殺後，一直不能走出陰影，每晚反覆發着同一個噩夢。某天，城中發生駭人謀殺案，竟與森姆的夢境一模一樣！森姆懷疑自己有預知能力。他潛入兇案現場探究，遇上與他做着同一個夢的麗素。森姆和麗素為解開夢魘而追查真相，墜入「靈感女神」預設的死亡圈套……

電影音效甚佳，也可有嚇人之處，但我發現其中一點恐怖是男主角的面貌演繹、眼神以及輪廓很像已身故的男星Heath Ledger，這點反而有些寒意。但其實在希臘童話赫敘客俄斯在《希臘詞典》中記載，繆斯女神曾經被稱為「瘋狂的」或「暴風雨般的」。因為她們曾經被酒神所主宰，同時還是他漫遊時的玩伴，所以就把繆斯女神塑造成了瘋瘋癲癲的不良少女，動不動就想把誰給撕碎。因此，領導着瘋狂迷亂的繆斯女神的狄俄倪索斯被冠名為繆薩革忒斯，意思為「繆斯之首」。後來繆斯女神因為需要被改造，被司管太陽與藝術之神——阿波羅所主宰，因此繆薩革忒斯這個名稱歸阿波羅所有。阿波羅認為繆斯女神瘋狂粗魯的舉止不符合他溫文爾雅的氣質，但繆斯的可塑性是很高的，在阿波羅的領導下，繆斯女神們變得和阿波羅一樣情操高尚、舉止文雅，但她們也會有被激怒的時候。通常她們都是一群美麗高雅、充滿活力的青年婦女。

繆斯其實是有九姐妹，而祂們出現在音樂競技的場合也比較多，在阿波羅和馬爾修的音樂比賽中由繆斯來擔當裁判。奧菲斯死後，繆斯收集和埋葬了奧菲斯殘破的屍體。塔米向繆斯挑戰，繆斯懲罰他的狂傲使他失明。

在《希臘志》中描述擁有天籟之音的人面鳥身女妖——塞壬，因為與繆斯進行音樂比賽落敗，而代價則是被繆斯拔去了翅膀，令她們永遠無法飛翔，後來繆斯用塞壬女妖們的翅膀編織成了象徵她們勝利的王冠。

但這套電影傳達出是七個女巫婆，而巫毒中其中會用的一種動物是「小強」！如果怕「小強」的便要小心了。

文：路芙

維基無牌焉知非福

星視評

■《來生不做香港人》下月中在奇妙電視播放。

日前，香港電視（HKTV，以下簡稱：港視）宣佈不會繼續申請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，有報道以「夢碎」來形容這決定；但到底該公司的主席王維基是否真的輸得很慘？筆者認為，若他當真獲得牌照，到現在所蝕的金錢和心血隨時更多。

還記得港視開台初期的情況嗎？它購入許多電影攝製級器材、在大台以銀彈政策挖了不少有心想做大事的台前幕後、直指大台劇集不濟要自己走着美劇般的高檔次道路、構思眾多別出心裁的綜藝節目……但最終並沒拿到牌照。儘管港視可把製成品以其他方式出售（像《來生不做香港人》下月中便登陸奇妙電視），然而「同區轉播」的收益理應不及「賣埠」般理想，需知去年異軍突起網劇《反黑》在內地的受注目程度確是遠超港視劇集，這說明硬要逆水行舟未必有好結果，有時也有妥協的需要，始終多觀眾看比起口碑好來得重要。

這兩三年，OTT平台已較傳統的電視廣播方式受注目，因一來無須申請牌照，二來免卻鋪設網絡成本（它直接採用寬頻網絡而非專用的有線網絡），且看Netflix或myTV SUPER等在香港的滲透率，就知王維基其實連這兩個對手都打不贏。再者現時的免費電視，除大台外便是港台電視、奇妙電視和ViuTV，但論影響力三者加起來也僅是比那些年的亞視好少許。

筆者日前跟友人聊起港視，就直指當奇妙和ViuTV都沒有很大起色，維基即使有牌也不會變成打倒巨人的大衛。而且要維持一個電視台的正常運作——就算只得一條頻道、每天只像港台般由06播到01，也需要很多節目來填塞。ViuTV已做到相當成熟的程度，外界反應也不過爾爾，相信港視就算有牌都不會好太多。如港視維持有限度投資，極其量只會是ViuTV的樣子；若它不斷「燒銀紙」，那麼去年就可能不止蝕2億元了。

文：藝能小子